

不曾拥有的夏天不是好夏天

周慧

搬到顶楼的第一个完整夏天,第一个七月,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热,加上海边的潮湿,屋子里渐如熔岩。

夜晚上天台歌凉,最近暴雨多,楼板冲得干净无尘,脱了鞋打赤脚,踩在比体温还高的瓷砖上如同足疗,要到凌晨才散尽这热,一部分逸向天空,一部分散到楼下我的屋子。

我在同一栋楼住了十一年,顶楼这一年像搬到了更南的地域,更接近太阳,明亮炽热。而这个夏天我有了睡眠障碍,我怀疑是与天空太近,只有一层薄薄的白天蓄热夜里散热的瓷砖,置身于强烈的黏腻里,像置身无人知晓的孤独里不是吗?

不过,夏天发生了一

些事情,少眠是我允许的,允许自己放纵,像小时候提前花了计划好的零花钱一样,惴惴不安又愉悦。但昨晚睡得极好,从黑夜接续白日及日上三竿,起不过两个小时又再睡,像最后一小时时扯住线用力拽,豁口收紧封好。把六月封好,现在是七月。

昨天做了什么呢?晚上和邻居一起去城市的北边看十分钟戏剧现场,再去西边的现场音乐秀。荒郊野外的高速路上停满了亮着尾灯的车,这里夏日周末最常见的景象,我在后座歪着,瘫软如一条中暑的蛇,一路不停走走几小时才到秀场,绕了二十分钟都没找到有位的停车场,中间折腾不表,半小时后去蛇口,又是一番跋涉。

到了秀场已是近九点,两个先行去的邻居守在门口等我们,两拨东边海边的村里居民,横贯整座长条城市,在西边海边汇合,临时分成两半的家团聚了。秀场里是电音专场,一种梦幻式的癫狂,每一首曲子都被节奏与旋律推到极致像马上要毁灭,但每次都安全又柔软地落下,一再重复。近两年上的舞蹈健身课时发挥了它的作用,我看到我的身体在跟随节奏舞动,同时疯狂喊叫。

现场都是年轻人,她们的平均年龄大约只有我的一半,我看起来是像去揪孩子回家的。不难猜出,我的包里有一个保温杯,装的是温水。DJ说到几年前如何追梦走到现在,让人们趁年轻去实现梦想吧,底下的年轻人跟着大喊,我也喊道“趁老来实现梦想吧”,其实我想喊的是“趁老赶紧去睡吧”。

本来说到蛇口的海边走一走,没走成,就在那艘著名的船旁吃烧烤。烧烤和海边都让我想到一些事,但无妨,就像豆腐放冷冻后变成冻豆腐,心里一个个蜂窝的空洞,但还是可以吃。回村的路上我开始困了,六月一整月几乎没有困过,睡得极少,醒来瞬间清醒,白天也不困,但现在在我体会到困意,像海浪,像潮水,覆盖着我,我把头靠向车窗,昏迷般睡过去,中间醒了两三次,抬眼看到滨河路、莲塘、隧道、盐田,过最后一个隧道时彻底醒来。

车停在黄皮树下,一看,黄了一些,跳起来抓住树枝往下扯。摘了几个黄皮,新鲜的酸甜香直冲脑门,简直是天赐美味。当晚睡得极好,半夜也有醒,但很快又入睡。不知是空调定时让它开到清晨,还是夜里蹦跳嚎叫释放了,抑或决定了先

放下心里的一些事。

睡好了便神清气爽,到中午做饭时打开冰箱,发现一根菜都没有,昨天嗨得忘了买菜。去阳台剪点韭菜吧,人一过去,移动一旁空置的积了水的花盆,惊起一些新蚊乱飞。吓一跳,我是说家里怎么有蚊子,项飙说现代生活失去了“附近”,而我的生活只有附近。第一对蚊子在花盆里欢爱,它们的孩子要么汲食阳台植物的汁液(不知喜欢韭菜不),要么飞进来找我。我把花盆的水都倒到土里,左右扭动的子们,听天由命吧。

韭菜也不爱过夏天,又细又长,瘦到脱相,泡在水里很久才勉强像根菜,本来想韭菜炒蛋,但煎蛋时太完美,不舍得炒菜,用锅铲叠起来做成玉子烧——虽然我从来没见过玉子烧,但你们不能质疑我的知识。蛋液里没放调料,完美但无味,想起朋友给了我一些番茄罐头,开了一个倒出一半,舀一勺放进嘴里,崭新的体验,说不上好吃但说不上不好吃,看了看产地,感觉一脚踏进了欧洲——虽然我没去过欧洲,但不能否定我的想象。

不知去过欧洲的人会偶尔想起什么,是真正的欧洲吧,而不是像我一样,是电影、文字和图片里的欧洲。可我也不羡慕去过欧洲的人,因为羡慕没有用,我的生活里只有附近,新蚊子刚飞时还不稳,也不太快,很容易用手抓到,我抓了四五个,想到今天晚上也许又能睡一个好觉,便觉得很惬意。至于一些决定放下的心事,发现一天过去,它们离我又远了一些,而天气预报说

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“方厅水院”廊桥的建成,勾起了我心中对“外婆桥”的怀念。

“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”,江南河道纵横,湖泊密布,一座座石拱桥增添了水乡灵动秀美的诗意,化作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歌谣。

我小时候寄养于外婆家的江南古镇,总把弯弯的石拱桥,与天上的彩虹联系在一起,觉得它们都有一个美丽的弧度。在江南文化中,过年走桥、祈福走桥的民俗深入人心,外婆也经常劝导我要多走桥。水多、船多、桥多,构成了江南水文化的斑斓色彩和魔性亮点。人们漫步其间,往往是“三步一埠头,五步一古桥”。在江南古镇问路,得到的总是“往某某桥走”,一句答语瞬间让人沉浸在浓浓的桥乡风情中。

青浦古桥曾经有千座以上,现存古桥数量居上海之首,占了整个上海古桥的“半壁江山”,既有气若长虹、横卧在朱家角古镇漕港河上的“沪上第一桥”放生桥;也有宛若玉带、年代悠远的金泽古镇的普济桥、万安桥……青浦的桥,承载着民间文化与民俗风情,不仅有传达“桥石永留”美好故事的朱家角放生桥与石榴树,还有造桥时久旱盼下雨的喜悦、威继光抗倭为民造桥的平安桥(俗称戚家桥)、体现“课读之余,不忘耕植”

家训家风的课植桥,还有倡导“和为贵,睦为美”的和睦桥……这些桥梁建筑艺术品,无论是桥心石、桥对联,还是方圆结合的桥饰工艺和图案等,都具有非凡的历史价值。青浦的桥,还因与英雄才俊的关联而名声大振。诸如白鹤的缙葛桥俗称“北石桥”,因当年叶飞将军率领“江抗”部队,在桥上打击日寇,威震沪上而闻名。四十多年后,叶飞依然情系此桥,故地重游。古青龙镇上的庆泽桥,也因塘湾村小刀会农民起义领袖周立春、周秀英父女,在桥上抗清兵名动海上,而被称为塘湾桥。

四百年前,徐霞客在游记中记载了九峰三泖的不少古桥。抗战时期,活跃于青浦东乡的抗日游击队,一夜之间忍痛把生命所依、青沪公路上的十一座桥梁烧毁,阻断了日寇的“三光”罪行的实施,让日寇遭受了沉重的打击。

新的时代,新的变迁。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,实现了现代人造桥的梦想,涌现了一批精彩且时尚的桥梁。像淀山湖畔秀美悠长的彩虹桥,连接长三角地区的元荡慢行桥,编织沪苏浙交通网的“方厅水院”步行桥。这一座座现代桥梁,延续了江南石拱桥的文脉,蕴含着东方文化的创造智慧。新时代“外婆桥”的故事,带出了最江南、高颜值的文化新体验。

水乡「外婆桥」

曹伟明



战高温

赵韩德

20世纪70年代初,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,在衡山路一家大橡胶厂上班干活,这是专门生产各种各样大小汽车轮胎的大国企,从摩托车轮胎到拖拉机轮胎到矿山载重车轮胎等等。那时,战高温真像个战高温。6月15日一到,食堂里准时摆出两个大大的不锈钢桶,免费供应咸菜豆瓣汤或者虾皮紫菜汤。由于收入普遍低,当时我的月薪为36元,职工中有些节俭、上海人称之为“做人家”的人,中午舀一大碗咸尖尖味道老好老好的汤,吃几只高脚馒头,就是一顿中饭了。厂医务室、车间医务室的医生,背了红十字小箱子,每天到我们热气腾腾的硫化车间进行高温生产现场的巡视。

我们圆墩墩的班组长是位苏北老师傅,他一喊:“领高温券喽。”阿拉便一拥而上,每人两大张粉红色A4厚纸,印满格子,每格三个大黑字:“高温券”。每天撕一格,用完就是高温结束。一小格高温券,值一角五分。食堂里供应很好的菜肴,如小白蹄汤、三鲜汤、红烧肉,每客两角五分。我们用券,就能轻松吃上好菜了。三鲜汤里一块熏鱼、一片咸肉、一只百叶结。“做人家”的老职工,常常一下子用掉几张券,买上一大碗红烧肉带回家,老婆孩子一起享受。我们“轮胎厂”(原大中华橡胶厂)“食堂里的红烧肉,暗红近黑,酥而味深,滋味不亚于淮海路上光明邨的熟食。

下半年两点钟,车间外面有人一路吆喝过来:“冰冻绿豆汤——”原来是食堂里的绿豆汤下车间了。车间工会主席阿胡子颈里搭条毛巾,兴奋地朝纷纷送过来的搪瓷碗里舀,一勺勺满得几乎溢出来。

战高温不仅仅体现在车间大门口高挂的横幅上,还有更实际的措施。办公室里的领导、职员和技术员,在支部书记和车间主任带领下,分批下班组顶岗,同样三班制。我站在流水线上,车间里蒸汽弥漫,像混堂。手动行车来来往往,接连不断的钢模在流水线上像列车奔腾。我的任务是把手一只只被高温硫化过的轮胎,从钢模里撬出,然后滚到下水道工序。滚动满肚子热水的轮胎很烫的,要戴上橡胶手套。汗水湿透了工作服,捂干了就是一道道淡白的盐花。每个岗位上都有白铁皮大风口对着人吹,那时没空调。

有一次,上夜班,一只有成人高、半米多厚的大轮胎,里面满是热水,突然倒在地上,我弯下腰去,无论如何都抬不起。这时,一个热情的声音在耳边响起:“小伙,我来。”原来是到我们班组劳动、来战高温的支部书记小山同志。他蹲下去,“哼”的一声,猛地把大轮胎扶正,然后顺利将它滚入输送带下道工序。小山书记拍拍我肩膀,鼓励:“小伙子不错!”听老班长说,小山书记当年刚进车间当学徒辰光,干的活和我一样。

20世纪70年代初,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,在衡山路一家大橡胶厂上班干活,这是专门生产各种各样大小汽车轮胎的大国企,从摩托车轮胎到拖拉机轮胎到矿山载重车轮胎等等。那时,战高温真像个战高温。6月15日一到,食堂里准时摆出两个大大的不锈钢桶,免费供应咸菜豆瓣汤或者虾皮紫菜汤。由于收入普遍低,当时我的月薪为36元,职工中有些节俭、上海人称之为“做人家”的人,中午舀一大碗咸尖尖味道老好老好的汤,吃几只高脚馒头,就是一顿中饭了。厂医务室、车间医务室的医生,背了红十字小箱子,每天到我们热气腾腾的硫化车间进行高温生产现场的巡视。

我们圆墩墩的班组长是位苏北老师傅,他一喊:“领高温券喽。”阿拉便一拥而上,每人两大张粉红色A4厚纸,印满格子,每格三个大黑字:“高温券”。每天撕一格,用完就是高温结束。一小格高温券,值一角五分。食堂里供应很好的菜肴,如小白蹄汤、三鲜汤、红烧肉,每客两角五分。我们用券,就能轻松吃上好菜了。三鲜汤里一块熏鱼、一片咸肉、一只百叶结。“做人家”的老职工,常常一下子用掉几张券,买上一大碗红烧肉带回家,老婆孩子一起享受。我们“轮胎厂”(原大中华橡胶厂)“食堂里的红烧肉,暗红近黑,酥而味深,滋味不亚于淮海路上光明邨的熟食。

下半年两点钟,车间外面有人一路吆喝过来:“冰冻绿豆汤——”原来是食堂里的绿豆汤下车间了。车间工会主席阿胡子颈里搭条毛巾,兴奋地朝纷纷送过来的搪瓷碗里舀,一勺勺满得几乎溢出来。

战高温不仅仅体现在车间大门口高挂的横幅上,还有更实际的措施。办公室里的领导、职员和技术员,在支部书记和车间主任带领下,分批下班组顶岗,同样三班制。我站在流水线上,车间里蒸汽弥漫,像混堂。手动行车来来往往,接连不断的钢模在流水线上像列车奔腾。我的任务是把手一只只被高温硫化过的轮胎,从钢模里撬出,然后滚到下水道工序。滚动满肚子热水的轮胎很烫的,要戴上橡胶手套。汗水湿透了工作服,捂干了就是一道道淡白的盐花。每个岗位上都有白铁皮大风口对着人吹,那时没空调。

有一次,上夜班,一只有成人高、半米多厚的大轮胎,里面满是热水,突然倒在地上,我弯下腰去,无论如何都抬不起。这时,一个热情的声音在耳边响起:“小伙,我来。”原来是到我们班组劳动、来战高温的支部书记小山同志。他蹲下去,“哼”的一声,猛地把大轮胎扶正,然后顺利将它滚入输送带下道工序。小山书记拍拍我肩膀,鼓励:“小伙子不错!”听老班长说,小山书记当年刚进车间当学徒辰光,干的活和我一样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有台风要来,再热也不会太久了,此时再汗如雨下也不打紧。无论如何,我们不曾拥有的夏天不是好夏天,拥有的夏天哪怕天气很坏也是好夏天。



夜光杯

新刻舟求剑

王慧兰

我喜欢买旅游景点的纪念照。就是那种在某个景点门口,有摄影师蹲守帮你拍照,然后给你

选片,打印塑封,再配个有意思的框。一般来说它的售价都不低,老公说这是斩冲头,自己拍不是一样的嘛。自己拍确实方便,可现在大部分照片都存在手机里,很少会想到打印出来看,时间长了就忘了。这种纪念照因为做成了相框,带回家就可以摆起来,虽然也难逃褪色积灰的命运,但毕竟有机会被看到。看到了自然会联想起当年旅游的情景,尤其是儿子变化大,老母亲忍不住要指给他看:这是我们登上公主号邮轮时拍的照片,那年你两岁半;这是去香港乘昂坪缆车时的照片,那年你3岁;这是我们在大阪海游馆里面拍的照片,那年你5岁;这是在洛杉矶环球影城玩的照片,那年你6岁;这是我们在由布院之森观光列车上拍的照片,那年你8岁……儿子没什么感觉,瞥一眼就走了,但是老母亲每次讲都会加深一遍记忆、动一次情。

放暑假,和朋友们约好带儿子去名古屋的乐高乐园玩。这个乐园,我们2018年带儿子去玩过,那时他在上幼儿园。我们从开门玩到关门,把所有项目刷了个遍,儿子玩得也不亦乐乎。家里的电视机柜上摆着一张我们在潜水艇馆里拍的纪念照,儿子戴着现买的乐高帽子,两只手紧拉着我和老公的衣角,身旁只有他爸的一半……重游多年前的景点,我是很兴奋的,自动开启了回忆模式。一人园就问儿子这里记得吗?那里记得吗?你拍过照片吗,你买过玩具的,你吃过冰激凌的……他的回答都是“不”!我引导他重温,可他对那些迷人的游玩项目提不起兴趣。曾经坐了四五遍都拉不走的迷你跳楼机,他这

高铁如银蛇般穿行于岭南的群山间,窗外的风景倏忽而逝,竟模糊成一片青绿的流影。我坐在车厢里,望着电子屏上不断跃升的时速数字,三百五十公里、四百里,中国铁路的工程师大约是以此为荣的。

南行记速

李德高

十八岁那年,我胸戴红花,与一群年轻小伙搭土北上的绿皮火车,那时绿皮车像是在铁轨上喘息,一千多公里的路程要颠簸四十多小时。而今不过两个时辰,便已从广州南站到了邵阳北站。快是极快了,快得连窗外的云都追不上,快得连思绪都来不及沉淀。

车厢里的人们各自低头刷着手机,偶尔抬头,目光也带着茫然。我数着站名,计算着与故乡的距离,却忽然想起上一次回家,父母的白发又添了许多,外婆的腰也更弯了。每次离家回广州,他们在家门口送我,身影竟比记忆中缩小了一圈。

高铁愈快,时光愈急。我在这速度中老去,故乡在这速度中变迁。不惑之年,方知所谓发展,不过是我们更快地奔向终点罢了。出站时,夕阳正斜。我拖着行李,竟忽然希望这铁龙能慢些,再慢些。



七夕会

寻常西湖

李禧悦

沿着西湖湖岸漫步,东侧的人声鼎沸与夏日的燥热交织,扰得人心烦意乱。直到真正泛舟湖上,那份自宋时便沉淀下的韵味,才悄然沁入心脾。

我们从乘的是手摇船,还有一种稍贵些的摇橹船,可惜迟了一步,没能体验到。摇船的师傅比较健谈,和我们从景点介绍的客套寒暄,渐渐聊到自己行船不易的真心话。木桨呀呀,水波轻漾,夹杂着三言两语。有了这船上的人,有了他的故事,西湖的滋味便鲜活了起来。

我沿着西湖湖岸漫步,东侧的人声鼎沸与夏日的燥热交织,扰得人心烦意乱。直到真正泛舟湖上,那份自宋时便沉淀下的韵味,才悄然沁入心脾。

我们从乘的是手摇船,还有一种稍贵些的摇橹船,可惜迟了一步,没能体验到。摇船的师傅比较健谈,和我们从景点介绍的客套寒暄,渐渐聊到自己行船不易的真心话。木桨呀呀,水波轻漾,夹杂着三言两语。有了这船上的人,有了他的故事,西湖的滋味便鲜活了起来。

我沿着西湖湖岸漫步,东侧的人声鼎沸与夏日的燥热交织,扰得人心烦意乱。直到真正泛舟湖上,那份自宋时便沉淀下的韵味,才悄然沁入心脾。

我们从乘的是手摇船,还有一种稍贵些的摇橹船,可惜迟了一步,没能体验到。摇船的师傅比较健谈,和我们从景点介绍的客套寒暄,渐渐聊到自己行船不易的真心话。木桨呀呀,水波轻漾,夹杂着三言两语。有了这船上的人,有了他的故事,西湖的滋味便鲜活了起来。

摄影